

Hubert d'Ornano

(法) 修伯特·多纳诺

Boundless Beauty
无尽之美



联合出版公司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无尽之美

(法) 修伯特·多纳诺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尽之美/(法)修伯特·多纳诺著;希思黎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6

ISBN 978-7-5502-9101-0

I. ①无… II. ①修… ②希… III. ①化妆品工业—工业企业管理—法国 IV. ①F456.5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698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6-7198号

Boundless Beauty. Copyright© Hubert d'Ornano. Published by Félix Torre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5 by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无尽之美

作者:(法)修伯特·多纳诺

选题策划:北京时代光华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咎亚会 夏应鹏

特约编辑:高志红

封面设计:新艺书文化

版式设计:曾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56千字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11.5印张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9101-0

定价:9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2894445

目 录

前 言	5
第一章 / 波兰之心	7
第二章 / 欧纳诺这个姓氏	23
第三章 / 法国中心区的一片森林	43
第四章 / 家族的联结	55
第五章 / 一场新的冒险——希思黎	79
第六章 / 未来的燃料——植物	103
第七章 / 拉雷诺迪埃	123
第八章 / 希思黎，一个流淌着法国血液的国际化家族企业	145
附 录	171
致我的祖母——菲利普·多纳诺	171
1983 年塞维利亚的圣周——马克·多纳诺	172
莉提霞——菲利普·多纳诺	175
简要年表	176
摄影师名录	178
致谢	180

修伯特·多纳诺

无尽之美



20世纪70年代，与妻子伊莎贝尔和孩子们的合影。五个孩子分别是：菲利普、马克、伊丽莎白、莉堤霞和克里斯廷。

目 录

前 言	5
第一章 / 波兰之心	7
第二章 / 欧纳诺这个姓氏	23
第三章 / 法国中心区的一片森林	43
第四章 / 家族的联结	55
第五章 / 一场新的冒险——希思黎	79
第六章 / 未来的燃料——植物	103
第七章 / 拉雷诺迪埃	123
第八章 / 希思黎，一个流淌着法国血液的国际化家族企业	145
附 录	171
致我的祖母——菲利普·多纳诺	171
1983 年塞维利亚的圣周——马克·多纳诺	172
莉提霞——菲利普·多纳诺	175
简要年表	176
摄影师名录	178
致谢	180



前 言

这本书讲述的不仅仅是多纳诺家族的故事，同时也是“希思黎”的故事。多纳诺是一个起源于科西嘉岛的家族，多年以来，这个家族一共孕育了三位法国将军和一位法国内阁部长。

我 1926 年出生于波兰，因此这本书的内容离不开伟大的波兰民族，也离不开这三位与我的家族密不可分的波兰人：玛丽·瓦勒夫斯卡 (Marie Walewska)、伊丽莎白·多纳诺 (Elisabeth d'Ornano，娘家姓是米哈斯卡 Michalska) 和伊莎贝尔·多纳诺 (Isabelle d'Ornano，娘家姓是波托茨卡 Potocka)。

这本书记载了我的家族在化妆品行业中迈出的第一步。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我的父亲纪尧姆·多纳诺 (Guillaume d'Ornano) 以合伙人的身份创立了他的第一个护肤品品牌。在“二战”后，父亲让我和我的哥哥米歇尔 (Michel) 一起加入他早先创建的香水和护肤品企业。后来，在我妻子伊莎贝尔和我们的孩子们的帮助下，我们的企业在全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些都完美诠释了我们的家族精神——永不言弃，热爱自然。

随着年岁渐大，我常常在想：“我已经完成我的使命了吗？”而这也是我撰写这部个人回忆录的初衷，我想我的子孙后代也许会对它有所感触，而那些过去、现在和将来为希思黎工作的人们及正在使用我们产品的顾客们也可能对我们有更深的了解。除此之外，这本书还体现了希思黎的价值观、理念、期望及对风格的把握，因为她不仅是一家法国护肤品公司，而且已经是一个世界知名品牌。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您对我们有更深的认识。

修伯特·多纳诺



第一章

波兰之心



我和外祖母亚历山德拉·米哈斯卡。

“我出生在波兰一个充满翠绿色田野、蓊郁森林和湛蓝湖泊的乡村。父母于1921年在华沙结婚，而我是法国与波兰结合的爱情果实。”



我的双亲，纪尧姆·多纳诺与伊丽莎白·米哈斯卡于1921年在华沙的婚礼。

1926年3月31日，我出生于卢布林镇附近美丽的乡间梅尔基夫堡。20世纪20年代初，波兰刚恢复独立，我的父亲纪尧姆·多纳诺是一名驻派在华沙法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有一天，一位迷人的女士亚历山德拉·米哈斯卡（Alexandra Michalska）因法国签证问题来找他。为了不让这位女士久等，父亲建议她留下护照，他办好后会送到位于华沙市中心，她与女儿下榻的欧洲酒店（Hotel Europejski）。

那天晚上，我的父亲遇见了令人着迷的伊丽莎白，两人一见钟情。父亲时年26岁，母亲则是19岁。母亲当时已经订有婚约，但随即她就将那枚漂亮的红宝石戒指退了回去。几个月后，我的父母于1921年5月21日在华沙结婚。

这是多纳诺家族继祖先菲利普-安托万·多纳诺（Philippe-Antoine d'Ornano）与曾是拿破仑真爱的玛丽·瓦勒夫斯卡的婚姻后，第二次的“法一波”（法国-波兰）婚礼。但，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20世纪30年代，我与母亲伊丽莎白、哥哥米歇尔在特拉夫尼基。

玛丽·瓦勒夫斯卡，多纳诺伯爵夫人

我非常喜欢说自己是两段法国与波兰结合的爱情果实，一段是一个半世纪前，由当时是将军，之后是法国元帅的祖先菲利普-安托万·多纳诺与玛丽·瓦勒夫斯卡结婚而展开的。友谊和战争将这两个国家牵系在一起，而现在又多了一项联结，属于爱的联结。1967年，戴高乐将军（General de Gaulle）曾在华沙说：“我们波兰人和法国人，在许多方面竟是如此相似！”



1807年1月1日，在拿破仑进入华沙前的最后一个驿站布沃涅旅店（Blonie Inn）时，前来欢迎皇帝的人群中有位美丽、纤细的金发蓝眼女子。就像整个波兰一样，期望这位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与耶拿（Jena）的征服者在身处权力与荣耀的高点时，可以让这个位于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被撕扯、分裂的国家——波兰得到自由。

当皇帝座驾接近时，她用法语哭喊：“我的主人，欢迎来到波兰！将我们从独裁者的手中拯救出来吧！波兰人会为您献上生命，而您也已经虏获了我们的心！”拿破仑惊讶之余更为之倾倒，便从马车中递了一束花给那名女子，并说：“请把这些花当作我的承诺——希望我们会在华沙重逢！”

马车渐行渐远。拿破仑一抵达华沙，便要求找到这名女子。

1816年9月7日，菲利普-安托万·多纳诺与玛丽·瓦勒夫斯卡在布鲁塞尔成婚（画家：罗伯特·勒弗维尔）。

玛丽当时 20 岁，父母来自拉金斯基家族 (Laczynskis)。拉金斯基家族是当地的贵族，生活淳朴，以家族地产为生。

她是六个孩子中的长女——父亲马修·拉金斯基 (Mathieu Laczynski) 过世后，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17 岁时，便已嫁给一位富有的 70 岁邻居，阿纳斯塔斯·科隆纳·瓦勒夫斯基 (Anastase Colonna Walewski) 伯爵，也有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安托万 (Antoine)。

玛丽是个狂热而神秘的爱国主义者，对于占领波兰大部分的俄国人充满敌意。她随即就被找到，而且很快收到来自波兰临时政府首脑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 (Joseph Poniatowski) 在波托茨基

宫 (Potocki Palace) 主办款待拿破仑的宴会邀请。

她谢绝邀约，但是她的丈夫及所有华沙人都逼迫其赴约。最后她屈服了。因为她听见人们对她的低声呢喃，她有可能就是那只帮助她所热爱的波兰得以重建的上帝之手。

随后的日子里，拿破仑会私下与她见面。两人的浪漫约会变得频繁，而且直到拿破仑离开波兰仍保持着亲密联系。1808 年，在巴黎，拿破仑与她再次会面；之后的一年则是在奥地利往来密切。1810 年，玛丽产下拿破仑的儿子亚历山大 (Alexandre)，不久，她与孩子便移居巴黎。

然而，拿破仑只在某些部分满足了波兰爱国者的期望。他并未重建他们的国家，只创立了“华沙大公国” (the Grand Duchy of



玛丽·瓦勒夫斯卡在鲁道夫·多纳诺出生后早逝。

Warsaw)，以避免激怒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

拿破仑退位时，玛丽·瓦勒夫斯卡和她的儿子亚历山大在枫丹白露度过了帝国的最后数小时。他们甚至还到厄尔巴岛探望拿破仑——然而，当时两人的亲密关系已成过去。滑铁卢战败后，玛丽在马尔迈松最后一次见拿破仑。

从1812年起，玛丽经常与年轻的龙骑兵（Dragoons）上校菲利普-安托万·多纳诺见面。她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807年7月的华沙。虽然玛丽与其丈夫瓦勒夫斯基伯爵已离婚，早就是自由之身，但她不认为自己可以在他还健在之时，自由再婚。当菲利普-安托万返回德国时，他们仍维持书信往来。

1813年5月2日，菲利普-安托万给玛丽的信：

“对于您以如此迷人的风姿来欢迎我，并且让我占用您宝贵的时间，请接受我最深切诚挚的感激之情——您在我心中所引发的感受，让我对您充满无限谢意。即使我从未与人分享，但那些时光确实带给我无尽的极致喜悦；而这样的幸福，似乎不该再索求更多。我会等待。菲利普-安托万。”

6月20日，玛丽回复：“那几个星期，我同样拥有非常美好的回忆。我们的友谊因此愈加深厚——因为这些，我就该写信给你，而且写信给你，让我非常高兴。”

菲利普-安托万是负责保卫巴黎的骑兵卫队指挥官，因此每天都能看到玛丽。当波旁王朝（Bourbon）复辟，他再次坚持要与她结婚。加之阻碍结合的根本因素消失——她前夫的死亡及帝国的崩溃，两人于1815年2月订婚。一年后，1816年9月7日，他们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圣米歇尔与古都勒学院（Collegiate Saint-Michel-et-Gudule）举行婚礼。而在百日王朝（Hundred Days）时

“玛丽·瓦勒夫斯卡在法国和波兰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永远象征着两国之间恒久的情感联系。”

才加入拿破仑一方的菲利普-安托万，却惨遭波旁王朝的流放。结婚9个月后，1817年6月9日，玛丽产下她的第三个孩子鲁道夫-奥古斯特(Rodolphe-Auguste)。但她因染上由肾炎引发的产褥热，饱受病痛折磨直至去世。她曾在当年的1月份，最后一次设法回到她的祖国。1817年12月11日，在巴黎一个寒冷、潮湿的下雪天，玛丽在丈夫和三个儿子的陪伴下溘然长逝。年仅31岁。

拿破仑的儿子亚历山大·瓦勒夫斯基(Alexandre Walewski)，日后曾说：整个家庭痛不欲生。“多纳诺将军的伤恸是无法想象的：我的母亲是历史上最出色的女性之一。”

拿破仑儿子辉煌的职业生涯仍持续着：四任大使，在莫尼公爵(Duc de Morny)去世后成为国民议会主席，在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统治期间担任外交部长。玛丽过世后，菲利普-

安托万终其一生没有再婚，就这样孑然一身地又度过46个春秋。他将她的心脏存放在一个题有“玛丽·拉金斯基(Marie Laczynski)，多纳诺伯爵夫人(Countess D'Ornano)”的瓮中。现今这个瓮置放在位于佩尔拉雪兹(Pere Lachaise)公墓的多纳诺家族墓穴中。我的曾祖母在去世前也曾说：“如果我的心在巴



拿破仑和玛丽·瓦勒夫斯卡(画家：克劳狄斯·伯尔)。

黎，我的身体就会在波兰。”所以在她去世后的几个月，依其遗愿，我们将她的遗体送回她的祖国，埋骨于奇尔诺侠(Kiernozia)的家族墓穴中。

作为一名女性，玛丽·瓦勒夫斯卡留给法国和波兰一份独一无二的遗产。她的名字永远是法国与波兰间紧密联系的印记。如